

醉千年 隋唐的高足杯

■ 李罗维

器物之美



琉璃酒杯

酷热依旧，饭后不敢散步，呆坐阳台看云。想起来去喝杯冰酒，找了一只浅蓝色琉璃高足杯来用，杯子是自己工作室刚出的，第一次用。家里没有柠檬，胡乱扯了砂盆里的几片薄荷叶子放在冰块上，看着凉快，这也算是夏天的小确幸吧。

工作室是做琉璃器物的，造型多来自古代，这只酒杯仿的是隋白高足酒杯造型，做了个放大版的用来喝果酒。

幸存者

隋白，泛指隋代出产的白色瓷器。隋代的白瓷多出于北方窑口，集中在河南河北一带。其中邢窑（今河北邢台），巩义窑

（今河南巩义），相州窑（今河北安阳）最有名。隋代只存在了三十七年，所以隋白这个称谓在时间定义上并不精确，隋代是这类白色瓷器生产时间的上限，在各种拍卖图录中会更加宽泛的写成隋/初唐。

最有名的一只隋白高足杯是巩义窑出的，高度8.4厘米，2021苏富比拍卖八十四万美金高价成交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只类似的隋白高足杯，形制与其相差无几，杯身上多了几道弦纹。日本也有两只隋白高足杯，分别藏在浦上苍穹堂和常盘山文库。

这几只杯子从外形来看十分相似，大致应该是同一时期同一片窑区（巩义窑）产出的。这样的杯子在当时应该大量的被产出，随着时间的淘洗又被大量地消灭。经历了朝代的更迭，人口的迁移，战争的洗礼幸运地保留下来。他们相似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，用静默无声来说。

加减法

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的隋代白瓷高足杯，与以上两只酒杯造型略有不同，高足呈小喇叭口，薄釉。薄釉是隋白的重要特征，白瓷所呈现的白色并不是釉水的白色，是陶瓷胎体的白色。釉水是透明的，薄釉能更好的呈现瓷胎的白腻。陕西考古博物馆藏了一只隋白透影杯，胎和釉都极薄，最薄处仅一厘米，光落影出。

隋唐开始，中国瓷器“南青北白”的局面逐渐显现，说的就是北方白瓷和南方青

瓷。各自有着不同的对于瓷器的工艺和呈现方式。隋白的施釉，和南方青瓷的施釉方式大相径庭——白瓷的薄釉透白是瓷土的白，而青瓷的青色是釉水的颜色，所以南方青瓷讲究的是薄胎厚釉。薄与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工艺手段，目的就是让瓷器的应有效果成立而稳定。审美有时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，而是对于结果的认可。

白色瓷器的烧造时间上限有一说是东汉末年，一说是南北朝时期。隋代以前的白瓷多不白，或灰或黄。直到隋代，白瓷的白度大大提升。陶瓷不白的原因是瓷泥和釉水中的含铁量，含铁量越低越白。有趣的是，南方的青瓷之所以能成青绿色也是因为铁，青瓷的瓷胎里也都含铁，通过还原烧成把氧化铁变成氧化亚铁，呈现出青蓝之色。铁，作为陶瓷里一个重要的元素，在北方的白瓷中被禁止了，在南方的青瓷中被强化了。加法和减法就是最朴素的行为方式，成就了隋唐时期的青与白。

融合

冰块慢慢在杯中融化，和酒混在一起。

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，东方与西方世界（西亚和欧洲）就有了实质性的联系。随着丝绸之路的形成，东西方贸易往来变得频繁，有输出也有进入。

我们如果能够遥望过去，隋唐时期的中原王朝是丰富的，不仅有各种物品的交换，也有宗教文化上交流。各种不同宗教的寺院在长安落户。古人从容地接受了外来的所有，通过自己的方式保留下他们，成

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。

鼎鼎大名的瑞典藏家Carl Kempe（卡尔·坎普）藏早期中国金银器的图录当中，有几只唐代银质的高足酒杯，形制与隋白造型非常接近。这不是某种设计巧合，而是迟到的模板。唐或在更早的北朝，有大量的金银器实物被保存下来。通过比较研究，其式样和工艺手段和外来文明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。酒杯也有所谓罗马式样，萨珊（波斯）式样，粟特（西域古国）式样，有些可能是舶来品，有些则是在本土依照外来样式制作的。隋白高足杯，无疑是本土制作的，保留了一些金银器外形的样貌，用瓷土的形式完成了文化的融合。

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只很特别的高足杯，名字叫伎乐纹八棱金杯。伎乐纹八棱鎏金杯厚重，八棱形、环形把、把上的宽指垫上有胡人头像，联珠纹装饰。联珠纹是中亚粟特器物的装饰特色。八棱杯身各面都是伎乐演奏者，演奏者头戴胡人尖顶帽，乐器有竖箜篌、曲项琵琶、排箫等乐器。而曲项琵琶、竖头箜篌也非华夏乐器，皆为外来。据推测，这个杯子是西亚工匠在中国制作的。隋唐时期，大量的西方的金银工匠也来到中国。据学者统计，隋代六部尚书中，工部尚书由非汉人担任的比例最高，接近百分之五十。

一只隋白杯，是中国的陶工按照外来金银器是式样制作的，在纽约拍卖，另一只八棱金杯是外来工匠到中国制作，留在了西安。世界展开的方式有时并不是这么明朗，最终以一种模糊的面貌融合在一起。



唐 银錾刻卷草葡萄纹高足杯
卡尔·坎普旧藏



隋代白瓷高足杯
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



唐 伎乐纹八棱鎏金杯
陕西历史博物馆



隋代 白瓷高足杯
陕西历史博物馆藏

品读手艺

右手咖啡左手陶——感受手工与手冲的双重魅力

余元枫说，每天最放松的休憩是在工作室喝咖啡的时候。他的工作室生气勃勃，乱中有序，每一件物品仿佛都有独立意志，稍不注意便在背后窃窃私语。如果早上烘了豆，房间里便一整天都弥漫着香甜的味道，令人着迷。手压浓缩、浸泡萃取，滴漏冲煮……咖啡的冲法多，器具更是千变万化。

正赶上开窑，我们有幸用上了刚出炉的新玩具。长颈、圆滚滚肚子，像精灵的魔法瓶，灵感来自古老的埃塞俄比亚Jebena土陶壶。过滤后的咖啡滋味原始而纯粹，和陶土一样有着苍茫大地的气味。另一只塑型的壶，鼻子短短像小象，基因里流淌着

中国古代陶壶的脉络。几千年前用作调和水酒，如今用来浸泡萃取咖啡，因为减少了人工干预，更能尝出豆子本真的风味。比起享用咖啡，制作的过程显得更加解压，也因为拉满的期待值而乐趣横生。

未经雕琢的坯体，像群鸟静静栖息在窑板上，不久之后它们就将披上元枫度身定做的彩衣，或是银闪闪，勾勒着隐喻的纹身；或是搭配了彩色化妆土礼帽，红红绿绿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。习惯了工业化的器具，偶尔也不妨把标准化抛诸脑后，试试这些手工器物在咖啡豆香中施展的魔法，放松神经，小憩一下。人生片刻的休憩，也是为下一次起步积蓄力量。（王孜孜）

陶艺家余元枫自述：

我在制陶时是自我的修业。自在，焦虑，感叹，失衡，望而却步，清净怡然都复合在一起，缓慢的变出各种戏法，推倒一个形体又拾起另一个，建设无有的连接，构筑起假象。你在观看时也是全新的触发，和我完全无关，全然在你自己的世界里，给自己答案或者疑惑。

这些完全不重要，器物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。让神经跳跃出自由的曲线，得到片刻的休憩，水面震动出美丽的波纹，却并不是想象中的圆环，是无法解读的形式。所有的神秘并非都需要一一破解，只要静静的注视就足够了。



余元枫 咖啡器物